

號肆玖〇零
廟文門南 杜莊
號七十二第街後
份 每
文百二錢售
張小一版出日每
街中撫署
印代社望印業鼎

廣州有幾種特殊職業。有時在上海也可以看見。

雲甫

說起廣州的特殊職業。有時在上海也可以看見。下列幾種。是比較普遍一點。

(一) 搭骨 粵語譯音。拷骨。與理髮店拷背大致相同。可是一經搭骨的搥搥後。實比霞飛路的按摩院按摩還要舒服。他們只憑一雙手。每晚站於旅店門口。用一個鉄捲穿鐵片鉄片。上下的搥着。作爲招徠廣告。代價大約是毫洋一元。要是到廣州香港去的人。不仿試試。如沒有人說我替他們鼓吹的話。我可以說包君滿意。

子樂授以本針
；須知教子持斧
。月可得酬五
金。教子執鉗
。月可得酬百金。
若教子搦管。則
將沒飯吃矣。」

隨談

客有爲方歲裁者。屬一財神。

劉鳳其言。致令
次子習工藝。黃
仲則時曰。「百
無一用是書生」
稚老之言。弄無
因也。

100

客有爲方城戲者。獨一財神。爲一番。而手中牌甚劣。自必必無和望。數巡後。竟亦楚楚可觀。惟尙差缺五索與邊七索兩搭。然以此兩牌。恐不易得。故亦淡感置之。旋轉五索。待七索至。便可和出。客思苟以七索和出。則祇一番。若能轉七索而差九索。則有斷么九及平和之希望。可填加兩番也。不意竟如所願。得一二條。客以爲時尙早。他客之牌。尙無動靜。不難冒險以求之。遂去九索。而下手已虛聲和出。則九索單釣也。客大懷喪。自受是挫。遂不復振。此亦足爲貪求無厭。喜用機心者戒也。

1992

錢化佛君有四子二女。長子且將修畢大學課程。人咸爲之賀。錢獨首曰。『是亦不過造就成一洋奴而已。何貧之有。』吳稚暉先生曾語錢曰。『君慎莫貽誤。』

執國夫人。百粵匪。父以經營黑物起家。饒資。夫人習於厭奢。初適東海後人。伉儷尙相得。惟夫人性荒淫。後人未能壓所慾。因常作出醜劇。各後人雖知之。無如何也。因憤恚死。夫人已寡。益不安於室。雖秋娘投老。而風致猶然。狂吟浪蝶。爭相追逐。而夫人來者不拒。兼收並蓄。嘗在大世界獲識可人。一見傾心。因委身賦同居焉。後人所遺二女。長已適人。且作阿摩敦矣。次亦年已及笄。

名師教授
 昔有大家。
 延師課子。年餘
 而學未增益。主
 人亦知名之士。
 因叩故於其師。
 師曰。此子材器
 誠不凡。然使之
 困守寒氈。所就
 祇可如此。若能
 子我千金。攜之
 人服其說
 從之。不
 豐其
 其攜子
 友皆竊
 導其弟
 勝。南
 北極燕
 徧曆數
 通都。
 供讀。

國民必讀
強腎秘訣
本書內容有腎虧陽痿遺精早洩血枯經閉崩帶不孕各症男女原因療法並附男女人生殖器圖一幅。本埠附郵票五分外埠附郵票五分小坡現託三號食浴街七十三號先生代贈。空座及當面索取者恕不奉贈。以杜浮濫。本報出版書籍大勝

1985

外縣函購郵票十元
外加寄費兩角
△成都新開社
二文廟後街廿號

元二.....
角四.....
角三.....

廣告價目
英寸每日收大元
英寸每日收大元
英寸每日收大元

(道盜)
日本帝國主
。自九一八的
。之後。已經
。爲我們中國
。於是。漢
。威風。不
。而日本
。在中國
。被推崇與敬
。了。
櫻花。是日
。的國花。在日
。一切都被推崇
。的今日。在
。許多人眼中。也
。要如我國古朝
。的「上苑」之花。
雖然有人曰之。
。四國家民族之觀
。觸目而驚心
。但有許多人見
。而魂飛神移

喜

不久以前，日本送了許多櫻花到南京來。每個「友邦」的陸軍舉動。正中我親日同志們的懷。也許要失贊嘆道：「日本真待我們不錯呢。」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我們不以我們大的土地人民酬。何以報答高情厚誼呢。在我們要人未有此想。在接櫻花時。心中許覺得不安。我們不能不為白端文集了。

鄭村

裡的人。智識最淺薄的。腦筋最頑固的。當你注意創辦學校的時候。開口第一句是『洋學堂』。『憑你如何。』『如何勸導。』他們終是懷疑着。縱使情面難却。勉強送幾個兒來讀書。但是聽到你教一大一小狗跳的語課。他們根本就不贊成。不

定

去推行呢。裏告訴你。口年已半百。蒼白。眼花。頭腦陳腐。認識個生僻熟讀幾句「子曰」的書對三五千的會畫玉匠師的眞道符。能寫田契約。婚喪帖……那就是兒童唯一的師。鄉村中。

在。這。只。要。額。駝。肯。認。的。字。詩。云。能。到。上。道。有。借。等。式。鄉。村。良。導。心。自。未。元。

走珠

曲江。但不宜
浮薄者。別開
徑耳。

▼江有採桑
山歌

癡疑七。

相思。我相
雨下相思知
我採新桑飼
豈。我豈爲我

● 抽

來。爲他人
衣裳。一般
心灰。滿老時
相思。我相
雨下。要相思
也未癡。

(未完)

作。的。思。你。癡。

鄭永

口下東大
第九十七號
口蔴豆
每斤
口蔴豆

招

生

精製一丈闊橫街
凡各處請
購每月四角
式在收買新舊
手續便利
訂派大小各種

救婦
星女

一服立效
百病皆除

愛國歷史

鸞鳳
翺

長篇小說

第四十二回

李中
胡氏
巧計
使仁
義生
郎門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馬敬見周英這般說，便點頭道：「但願這計兒成功。俺們的大事便妥。」周英道：「事不宜遲，馬敬還來離座。」家奴又如飛來稟道：「是那黑鬍臉的漢子，已經走進莊來。」馬敬慌忙來迎。早見廳外一片喧嘩聲裏，擁入十來個家丁來。齊見馬敬，都嚷道：「好了，莊主出來了。」這馬家莊平素莫個野狗，敢上門吠一聲。今日却是晦氣，來了個黑鬍臉的漢子，竟敢在老虎口裏撒野。莊主若不將他治住，這馬家莊到沒人敢住了。馬敬見那些壯丁，齊都是氣喘吁吁的，有的額頭上腫起幾個大紫包。有的還在拭鼻孔裏的血。馬敬喝道：「你們烏亂些甚，都有俺呢。」說着便隨着家丁到二廳來，將一轉廳二廳，一陣吶喊殺叫聲，已隨風傳來。馬敬急問道：「那姓蕭的在那兒？」一個家丁道：「被張管事弟兄攔住。在那廳下，厲害厲害。」馬敬也不理會他，急急匆匆幾步走至二廳前。果見廳下院落中，火尾彪張焜，率着十來名弟兄，正包圍着那黑鬍臉的漢子扭打。那些數夥計，那裏是蕭鵬鵬的對手。打得一個個東偏西倒，麻林湯似的躺下。馬敬慌忙提着照子，一聲猛喝，衆兄弟還不住手。這是白崗山蕭大哥，張焜等總在白家主人吹喝。齊都住了手，退出廳外來。黑鬍臉蕭鵬鵬，正打得手滑，猛見衆人崩山似的閃開，知道各有其用意，急急收回拳脚，站二個門戶等待。水中騎馬敬喝請衆人，急步走下塘來。火尾彪張焜等，還只道馬敬前來相助，都道：「莊主，便是這廝。」蕭鵬鵬又腰屹立，泰山般不動。馬敬搶步上前，笑臉道：「吟叫聲蕭大哥，其風兒將你吹到此處來。」蕭鵬鵬聽了，果然更起橋了。大哥道：「道爺在白崗山落草，很是得意。果然更起橋了。」蕭大哥自通丁姓名。小弟還認不得，蕭鵬鵬道：「只道是黑鬍臉要來交手，做一個勢子，專候等待。聽他這麼說，我開口告告。」一時回答不來。蕭鵬鵬道：「俺在甚麼地方認識道爺。」原來蕭鵬鵬聽了鍾華興，半夜趕出淮安城，來追白家。

奇俠怪傑

第十八回

修喜禪道。憑兄今天。特備美酒和這位舍親接風。要請李憲賢弟叙談。不知如何故這樣見外。呂兆蓮道。不瞞兄長說。小弟連日。因害酒病。所以決意戒酒。有害兄兄是盛意。尚乞見諒吧。修喜慶道。呂大哥不愛飲的酒。倒不要

。差官解了一筆餉銀。在山東勢山地方。被盜劫去。因此做督撫大人。冲冲大怒。就想調兵遣將去剿滅他。後來一打聽。才曉得這山上的三個盜首。都有絕大的本領。尋常的官兵。那能够敵得住他呢。我們有一位參將大人。就獻

清江雜記

第廿一

在二麻也不與他辯論，便別了王博士出來。趕緊乘人力車。回轉雙麻詩屋。一到店中。忙把王博士方才起的那張草稿。交結帳房先生。叫他抄送幾份。分送各報館。又與成都新聞社長。寫了一封信去。請他送登一幅廣告。其餘的。從明天起。登載一星期。在二麻然後上樓去休息。讀讀書。

• 有時還在地板上練練跳舞。吃過夜飯後。他瞎想在臂上割去的地方。當時雖不痛的。後來却漸漸的痛起來。從第二天起。就慢慢的減輕。這大約是油藥的力量。這幾天雖覺好些。但是藥。似乎應當換換新的了。所以先把藥棉上再塗了新藥。預備了紗布細帶。然後捲起衣袖。把臂上向細帶

計道。要剿滅這山上的強人。非得請幾個大。不能成功的。做提督大人。就問他。請什麼人。方能够去剿滅呢。參將就說。除非請江西四俠來。那勞山的強盜。自然可以一網打盡。因把四位的名字。呈報上去。做提督大人。深恐四位不肯去幫忙。參將大人。又獻了一計說。有人能把銀銜全數奪回。當以三分之一。拿來做獎賞給他。有這樣重賞。想來。或者能够肯出力。做提督大人。可愁沒個人來請四位。恰巧這件事。被小弟聽見。原來四位中。有舍親楊氏弟兄在內。小弟一想。這件事。使。當然要討功的。就向做提督處。誇下海口。說一定可請得着四位的。小弟星夜的趕到南昌。把這件事。對舍親一提說。我本

舍親一定離離的。那知舍親一聽這話。都搖着頭不肯去。我就問他們。不肯去的原因。他們才告訴我說。他們不是那機強盜的對手。我聽着。心中就是一怔。暗想。這不是弄僵了嗎。我已煞生提督大人。處處壓下來。倘然請不去。却叫我怎樣去覆命呢。俺就苦苦的哀求他們。

……(未完)……

一轉轉解下衣。見血已透到外面來了。把綳帶一齊膠住。只好一點一點解下來。解完了綳帶。裏面到並莫粘牢。因為用的是油藥的缘故。汪二麻取去藥棉時。見割去的地方。雖是凹了進去。却快要平復了。於是急急將新的藥棉蓋上去。用新綳帶縛着。痛到也不很痛。他暗想幸虧莫有爛起。否則請放藥契石診察。不是要被能曉得原因麼。聽說割股一事。有第二者曉得。便莫有効力。所以我一再勸他。要說破。也難。兩腿花完全好後。方可說破。否則他的病反復起。豈非全功盡棄。現在喇嘛花吃了很有效果。可見莫有兩二人知道。那有錢的女孩子不懂甚麼。所以不妨事。這一夜汪二麻很高興的入睡。第二天起來。他吃過了點心。就叫雜役出店去買報。就買回家。他拿了報紙去請自己所登廣告。那知一張張的看下去。竟把個汪二麻。氣壞了。氣欲知在二麻為何生氣。且聽下回分解。